



跨学科 文化批评视野下的 文学理念

杜昌忠○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杜昌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301-08353-X

I. 跨… II. 杜… III. 文学-关系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502 号

书 名: 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

著作责任者: 杜昌忠 著

责任编辑: 游冠辉

标准书号: ISBN 7 301-08353 X/I · 07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6.5 印张 187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新时期以来,尤其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文学研究坚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成了时代的发展潮流,面对这个潮流和态势,世界各地文学研究的专家和权威纷纷开始就探讨文学研究中大文化视野下的跨学科发展、如何跨学科、跨学科的限制度及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意义做出了许多富有创新见地的理论阐释并提出了不少“破”学科理论研究领域。

弗莱曾经在 1958 年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文学即整体关系:弥尔顿的〈黎西达斯〉》中指出:“《黎西达斯》得之于希伯来、希腊、拉丁和意大利文化的东西并不亚于它得之于英国文化的东西。……只要是诗人,其文学影响就不会完全局限在他自己本国的语言之中。”^①换言之,只要是作家,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学影响就有可能跨时代、跨语言和跨国界,即跨时空和跨文化的。弗莱在这里向文学研究成果版权的真正归属问题提出质疑,而且指出哪怕只是研究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进行一种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比较文学”的提法似乎是多余的。如此说来,大凡搞文学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涉及他学科的领域,离不开文化研究的大背景。

如今我们发现,文学研究的定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微观上讨论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情节、人物个性、景物相衬、因果关系等,也不局限于从宏观上探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哪些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既不仅是直接孤立地分析文本的语言特色和文章结构,亦不是间接地

^① 弗莱:《文学即整体关系:弥尔顿的〈黎西达斯〉》,叶舒宪译,见《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从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对其创作的影响。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是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产生出来的,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接受它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透过传统的视野,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在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产物。文学非但没有因为文化视野的引入而被淹没,反而承担起率先打破国族界限,培育世界公民的人类学使命(叶舒宪语)。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包括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都起了直接的理论释疑作用。

科际间的相互影响远不是单纯的两个学科的碰撞、摩擦和融合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参与其间的不仅仅是两个学科,更多时候是一个学科同时与多种学科“杂交”,并因此产生出许许多多的“混血儿”。譬如,宗教学不仅与哲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二者还同时对文学产生微妙的影响;人类学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学交叉重叠之外,它还可能与历史学、语言学发生跨学科联系;神话学也可能分别与人类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发生融合现象;……所有这些“破”学科研究给当代文化批评者带来了广阔的视野。当然,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同时“包揽”这庞大的课题。因此,本书只能从文学与语言学、历史、宗教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影响出发,探讨这些学科对文学的顺向影响,从中粗略地归纳这种单向“干预”。而且笔者能力所及的也只是一些在行家里手眼里视为极为肤浅的研究,不足之处是不可避免的。但本书作者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努力能够引起国内更多专家学者对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文学地位的关注,同时也衷心希望读者对书中的谬误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杜昌忠

于福州长安山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文学与语言学	(27)
一、语言的定义	(27)
(一) 语言的特性	(27)
(二) 文学语言的属性	(30)
(三) 语言与文学的关系	(32)
二、文学与语言学	(36)
(一) 语言学的分类与定义	(36)
(二) 语言学流派的演进	(40)
(三) 文学语言学	(56)
第二章 文学与历史	(61)
一、历史与文学	(61)
(一) 历史的定义	(61)
(二) 历史与文学	(63)
(三)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66)
二、文学与历史批评	(70)
(一)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70)
(二) 新历史主义批评	(79)
(三) 文化诗学与元历史说	(86)
第三章 文学与宗教哲学	(93)

一、宗教信仰与哲学理念	(93)
(一) 宗教的概念	(93)
(二) 哲学的理念	(97)
(三) 宗教与哲学的关联	(106)
二、宗教哲学的文学批评	(118)
(一) 宗教的文学性	(118)
(二)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	(127)
(三) 文学与宗教哲学	(134)
第四章 文学与心理学	(139)
一、心理学的传统与发展	(139)
(一) 科学主义心理学	(139)
(二) 人文主义心理学	(145)
(三) 精神分析心理学	(150)
二、文学与心理学批评	(158)
(一) 精神分析批评	(158)
(二) 集体无意识与原型	(165)
(三) 文学中的神话—原型批评	(167)
第五章 文学与人类学	(172)
一、人类学研究	(172)
(一) 人类学的概念	(172)
(二) 文化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	(176)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人类学	(182)
二、文学与人类学批评	(185)
(一) 人类学与文学	(185)
(二) 文学人类学	(189)
(三) 弗莱与文学人类学	(194)
主要参考书目	(200)

前 言

一、文学批评史回眸

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有文学产生,就有关于文学的各种议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历史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实际上,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它与文学理论、文学史一起构成文艺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著名文论家韦勒克(R. Wellek)所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很难想像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怎能有文学理论;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而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怎能有文学史。”^①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这些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但多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对文学现象做出判断,指出所评作家作品的优缺点,指出它与此前的或同时的作家作品的异同,确认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该作家作品所处时期的位置,发现并认定正在形成或发展中的文学思潮,判定其性质以及它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是以概括一般规律,从而进入本质为目标的,但它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艺术思维的产品。文学批评是以理性活动方式对感性活动成果的研究,以逻辑思维方式对艺术思维成果的研究。文学批评

^① R. 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页。

思维具有实证性。因为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是文学批评的根据,文学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确凿无误的。文学批评也具有思辨性。实证性强调的是客观事实,思辨性强调的是科学抽象。思辨指的是与经验思维相对的纯粹思维,是超越于感性直观,借助概念进行演绎推论。文学批评思维还具有审美性。文学批评家必须把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把他的对象当作审美的对象,文学批评才不至于丧失其本质属性。

西方的文学批评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文学巨著进行了具体的评论,而且还为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美学原则。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产生于酒神颂歌,喜剧起源于阳物崇拜的颂歌。他说:“悲剧的发展,是作者将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加入它早期形式的结果。经过无数次的更改,悲剧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自然高度,才停止了变化。”^①他认为悲剧发展史同活的生物体之间存在这种类似现象。悲剧达到了成熟,长到了它的“自然高度”,超过这个高度,它就不可能再长了。他的这种观点曾被古人广泛地加以运用。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重点探讨了文学类型的标准价值,强调了文学创作的传统规矩;朗吉弩斯的《论崇高》在分析“崇高”的美学风格时强调“运用语言的能力”,并且引用古希腊罗马和其他民族的古典作品进行了具体比较。但丁的《论俗语》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批评论著。他在文中提倡诗的韵律,讲求修辞的故事,同时还分析了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以及词汇和风格等问题。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形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新高峰。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波及面广泛的思想

^① 转引自 A. 吉尔伯特:《文学批评:从柏拉图至德莱顿》,纽约,1940年,第74页。

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借助于古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基督教文化本来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但在中世纪初期因为蛮族入侵,把希腊古典文化一扫而光。恩格斯说:“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像在掠夺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①因此,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一时期重新受到重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纷纷学习希腊文,掀起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潮。亚里士多德的古老文学思想又被重新推出。人们打起“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声称要把久被淹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该时期的新古典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多半遵循古典原则,以古典为正统,虽然偶尔也尝试一些新的理念。到17世纪60年代,古典主义这一文学思潮已经盛行于法国,成为主流,其他各种文学流派统统受到排斥。古典主义以理性为标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楷模,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古典主义戏剧讲求结构的严谨、情节的精练,古典主义的文学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古典主义文学的特征首先是向专制政体歌功颂德,作家都遵从凡尔赛的艺术趣味,带有明显的宫廷倾向。这种倾向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一些优秀的作家并不是盲目地颂扬君主。他们有人要求国王以仁政治理国家(如高乃依),有人对专制暴政提出谴责(如拉辛),还有人认为王权应该是反对封建和反教会的支持者(如莫里哀)。唯理主义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另一种特征。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主义思想对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笛卡儿在哲学上是个二元论者。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即能够正确判断事物辨别真伪的能力。它先于感性而存在,是认识的来源。笛卡儿的唯理主义肯定人的理性。换言之,它反对宗教的神权和蒙昧主义,所以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四卷,第261页。

其进步意义。这种唯理主义哲学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古典主义崇尚理性的特点要求文学创作有规范,要求作品思想明确,描写逼真,构思精密,语言规范化。但是它同时带来了创作上的片面性和概念化倾向。因此,古典主义的作品往往缺乏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人物性格往往是固定的、片面的、类型化的,缺乏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古典主义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仿古和重规则。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者就已经掀起了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高潮。16世纪下半叶就有人研究古代的艺术方法,采用古代文学的题材和体裁。然而,直到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才形成一种文学思潮,大力提倡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和历史中选取创作题材,借用古代形象以塑造他们自己的理想英雄人物。古典主义者还错误地把古代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创作原则视为每个时代都必须遵守和模仿的规范。其中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创作只提倡情节的整一,而没有严格限制时间和地点。但古典主义者却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古代戏剧创作,要求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情节线索,剧情只能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古典主义由于过分强调艺术形式的完美,结果成了创作发展的阻碍。17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合开始破裂。资产阶级革新派反对崇古的倾向,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古今之争”。古典主义影响欧洲文学长达二百年之久,直到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兴起之后,古典主义才被视为一种过时保守的文艺思潮在欧洲文坛上消失。

在18世纪的欧洲,作为资产阶级的先导,出现了第二次全欧洲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启蒙运动带有更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向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发起全面的进攻,并提出更彻底、更完善的纲领,为1789年的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启蒙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广泛的人民运动的推动下,在自然科学

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性”。它被看作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们把这套思想体系视为批判旧制度和改造社会的武器,要把过去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统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重新建起一个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的“理性王国”。然而,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另外,他们从理性出发,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作为战斗纲领的同时,还要求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认为这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他们“理性王国”最主要的人权之一。启蒙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人本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战斗武器。它帮助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意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促进资产阶级革命,也帮助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启蒙作家大多是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评论生活、干预生活并且宣扬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启蒙文学以“中等人”为描写对象,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大众性以及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它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宣传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同时还描绘出理想的政治社会并且提出改革方案。在艺术方法上,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并形成了重理性、重分析的特征。18世纪后期,在英国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它与古典主义大相径庭,推崇感情的作用,喜欢描述个人的生活及遭遇,反对华丽的辞藻,多用哀歌、游记和书信体小说等体裁。这些作品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同情和怜悯受压迫欺凌的下层民众;但它们也具有极端消极的一面,因而表现出多愁善感、悲观失望的一种病态。18世纪欧洲文学批评普遍强调模仿自然的法则。英国批评家代表人物约翰逊从艺术与生活相联系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特色,指出“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表现了“普遍人性的真实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感和像生活一样自然朴素的风格。他从

真实性的标准出发,扩大莎士比亚突破了的“三一律”,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相结合,是戏剧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莎剧中一些结构松散、叙述冗长的缺陷。除此之外,他在《诗人传》中还评论了自古以来的五十二位诗人。他的批评独具慧眼、褒贬并行,代表了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准。德国文学批评家莱辛是德国近代文学批评的奠基者。他的批评有两个特点:一、他的批评对象是以当代文学创作为主,他在《汉堡剧评》中的一百零四篇评论均以敏锐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对同时代的作家进行了分析、评价和筛选,促进了当时戏剧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也为后世文学史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他的批评具有较明显的哲学意识,善于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逐步阐发为理论性的表述。譬如说,他在《拉奥孔》中所谈到的关于诗与画的关系问题,《汉堡剧评》中关于悲剧的作用、怜悯与恐惧的意义,以及净化等问题,都表现出他独到的理论建树。韦勒克指出:莱辛“决不仅仅是一位重视实际的批评家,他是一个介于文学和美学之间的文学理论家”^①。莱辛的文学批评启示在于批评作为一种有自身价值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不会随着批评对象的销声匿迹而被人遗忘,因为批评从具体阐述中提升出来的一般规律具有持久的普遍意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兄弟指出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作品的价值,所以必须注重批评实践对文学媒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善于总结出深刻的阐释学思想,提出在阅读的时候“既要很慢慢地不断分析细节,又要很快地一口气浏览全文”,要求批评家训练研究细节和着眼整体的正确结合能力。他们还提出“生产性”的批评观,主张批评不是“关于一种现存的、已经完成的,甚至发掘殆尽的文学的评论”,而是一种刚开始成形的文学的工具;和传统批评相比,生产性的批评带有“激发性”和“预示性”的特点。

^① R.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第213页。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是法国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德国古代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主义运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法国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反响。浪漫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广大社会阶层对法国革命后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文艺思潮有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浪漫主义作家对法国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都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理想化。他们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学创作是一种枷锁,因而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自由,将情感和想像提到首要的地位。因此,偏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便成为浪漫主义最基本、最突出的特征。其次,由于文学作家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丑陋的社会现实感到厌恶和反感,因而将自由理想寄托在大自然,所以对大自然的歌颂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浪漫主义作家注意把目光投向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他们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其原因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约束,中世纪的封建宗法制度是“黄金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创作,虽然浪漫主义小说和戏剧同样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特点在于文学家们多以大自然为背景,大胆地发挥主观想像力,使用夸张手法,情景交融地描写情感化的人物和一些独特的情节。文学作品中多用华丽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对比的手法,常有自我陶醉、消极厌世的情绪;但其中也不乏、意志坚强和亢奋的叛逆精神。

批判现实主义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18世纪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哲学、社会科学

空前繁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有很大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涉及所有的思想领域。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西欧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法国的工人诗歌、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的革命诗歌。虽然浪漫主义作家仍然在进行创作,但现实主义文学已经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因为随着“理性王国”幻影的消失,社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和明朗化,“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审视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①。浪漫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理想的空洞呼唤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时代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以及深入解剖和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这种文学潮流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了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所以我们后来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也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在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上采取唯物主义态度,主张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批判现实主义主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广阔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对时代的记录。譬如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等。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暴虐的农奴制和资本家残酷剥削的一幅幅悲惨的画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许这些作品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所提供的总和还要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他们着力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批评现实的罪恶,企图通过改良这些弊端恶习,从而建立一个中小资产阶级能够借以生存发展而无产阶级又不至于被迫反抗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的局限性不仅在于唯心历史观所带来消极的影响,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一卷,第275页。

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对现实社会不满,但他们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对社会的许多弊端加以否定,但又对此无法提出肯定的答案。所以,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搀杂有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

批判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作家在真实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征的同时,还以严肃的态度力求精确地表现细节的艺术真实。他们把典型的社会画面作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封建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以及大批与社会格格不入并且具有叛逆精神的中小资产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是社会生活的集中表现,这些人物的性格、行动和心理无不带上各自的阶级烙印。所以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这些文学作品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同时必须指出,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到了空前的繁荣,是西方这种文学体裁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19世纪中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是一个主潮。从5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的文学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催动下,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进一步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英法等国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题材的涉及面也更为广泛,形式更为精巧,但这些作品已经变得不如以往那样锋芒毕露。如狄更斯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依然代表着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19世纪中叶崭露头角的居斯塔夫·福楼拜就是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美国和挪威却因为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而特别重视独立的文化意识,所以显得锐气十足。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仍然主宰文坛,现实主义也开始抬头。如哈里叶特·B·斯托夫人的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典型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马克·吐温和短篇小说家欧·亨利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19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俄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的文学大国。

该时期的文学创作题材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改革和彻底革命的激烈斗争,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不断深入和朝着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迈进而大放异彩。譬如,在哲学、美学、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等诸多方面多有建树的革命家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代表作《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提出“美即生活”的命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的小说《怎么办》(1863)也塑造了十分突出的正面人物典型。还有诗人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和剧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以及一些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分别描写了改革后农民的觉醒并且把社会中、底层百姓的疾苦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改革以后,随着农奴制的急剧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农村赤贫化的农民和城市平民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发出更为强烈的抗议,同时更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反映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以及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等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

与此同时,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北欧国家也相继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浪潮。如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亨利克·显克微奇、保加利亚革命诗人赫里斯多·保特夫、作家及诗人伊凡·戈佐夫、匈牙利最伟大的民族诗人裴多菲·山陀尔、丹麦文学巨匠汉斯·克利斯田·安徒生、瑞典著名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号称“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戏剧大师亨利克·易卜生和与他齐名的作家比昂·马丁纽斯·比昂松等。

19世纪最后三十年是欧美文学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在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力量的影响下,历史的激变、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使该时期各种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潮变得十分活跃。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觉主义等流派盛行,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证主义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主张以“实证精神”改造一切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强调通过观察和论证来认识实际的法则,从而建立一个“观察科学的体系”。唯意志论宣扬意志是万物的本原。它是现代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最早而且影响最大的流派。唯意志论的后代表人尼采完全站在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对立面,对基督教文化持进攻性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生命的本质不仅在于“生存意志”,而且更在于“权力意志”,即“征服”和“占有”的欲望。在他的眼里,判断一个人的质量和善恶标准就在于他的权力意志的强弱。所以尼采极力鼓吹“超人”哲学,企图摆脱现代工业文明和基督教传统对个人发展的禁锢和束缚。他同时极力倡导古希腊的酒神精神,自以为人们只有在无限的放纵和沉湎中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他是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文明这一反动思潮的始作俑者。非理性主义虽然对文学艺术创作注入了一种新的创造力,但它却使现代文学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继续兜售非理性主义,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的论点,认为世界的本原在于生命的流动,是“生命的冲动”驱使生命不断发生变化发展,超时空的无限绵延就是生命的基本特性,对此生命流动的把握不能靠理性,而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觉。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结果成了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对 20 世纪的哲学思想、美学理论和文学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觉主义之外,还出现了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流派。它们或承袭互补、交融渗透,或互相排斥、竞争发展,与批判现实主义分庭抗礼,形成多足鼎立之势。自然主义继承发展了批判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层面改变了批判现实主义。在实证哲学和进化论、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启发下,19 世纪的法国开始萌发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福楼拜主张“客观”、“冷静”的创造思想以及龚古尔兄弟的理论和作品标志着自然主义的诞生。法国著名的理论家和小说家爱弥尔·左拉的系列论文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述,并且发表了一系